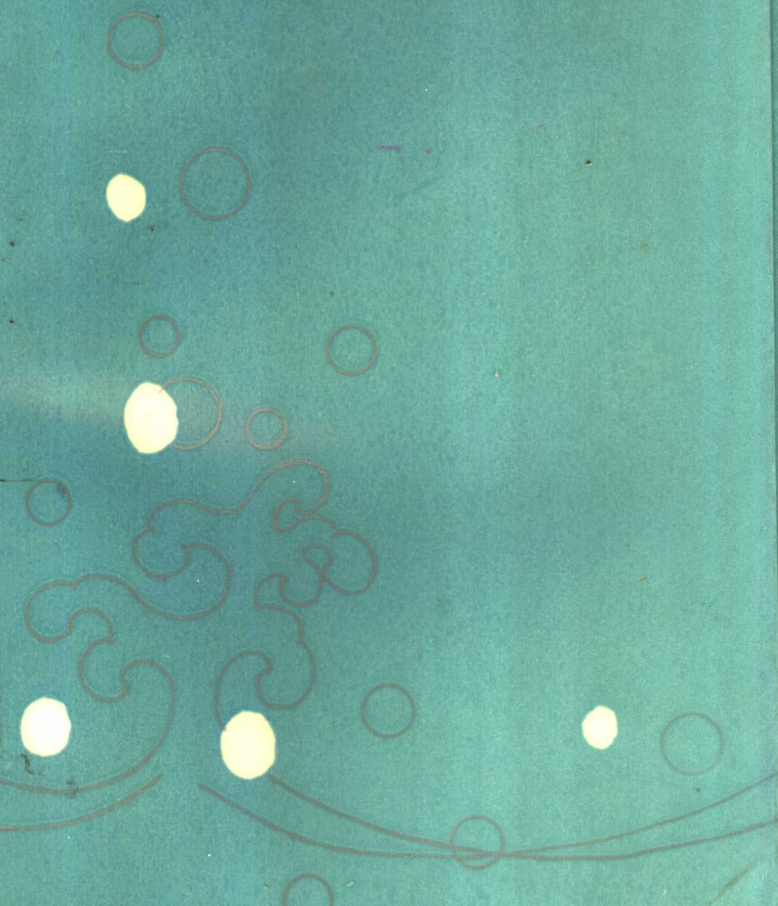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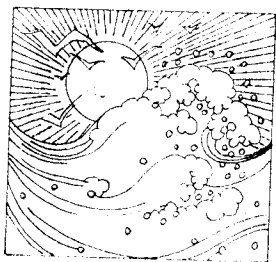


弄潮集

陈 小 川





弄潮集

陈小川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弄潮集

陈小川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第一新村5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5.5 插页2 字数73,000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2,500

书号: 10096·407 定价: 1.10元

序 言

严 秀

陈小川同志三十多岁了，照现在的说法，还叫做“小青年”。我希望大家以后不要这么叫或少这么叫了。三十来岁的人应该是大有作为的人了，而“小青年”则意味着“小字辈”，什么都还不大行的意思。这是老人王国里的昏话。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，是岳飞对自己年已三十而无赫赫功名的悲叹，其实那时岳飞的功业已经是很显赫的了。诸葛亮二十七岁能谈出《隆中对策》那么一番千古少有的伟论，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，对一个在穷败中的刘备指出他争取天下的长期最佳战略方案。贾谊死时才三十出头，留下了那么多有深刻见解的好文章，一篇《过秦论》（上）谁写的出来？（愚蠢的“四人帮”竟说该文是歌颂秦始皇的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！）瞿秋白牺牲

时才三十六岁，除了伟大的革命功烈外，光是著译就留下了四百多万言。聂耳死时才二十四岁，照现在的说法，连“小青年”也不够格，简直是“毛孩子”了。可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奠基人。我说这些，是为了下面我未能把作者完全当作一个“小”字辈看待，事事都放松要求的缘故。

我看见一篇短文，介绍茅盾同志三十年代初为阳翰笙同志的戏剧集写的一篇序言，全文几乎都是指出这本戏剧集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的。阳翰笙照样采用了这篇序言，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

“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小人则以姑息。”茅公和翰老的这种精神，就象两座华表永远矗立在那里，光辉永焕。

陈小川的名字我是去年下半年才知道的。那时我已替全国文联主持编选的《中国新文艺大系·杂文》选集工作了大半年。但看看来稿，中青年作者太少，简直无足轻重。我说没有中青年作品或作品过少，此书宁可不出。以后几个月就着重补充中青年作品，还把陈小川在内的十多位中青年作者轮流请来开了好几次会，请他们推荐所知道的全国中青年杂文作者，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，这时，陈小川、蒋元明等青年同志才说他们已出有杂文集。我问，你们明知道在选杂文，自己也在

北京参加编选工作，为什么不提起此事，也不送一本给我们看看呢？回答是：怕你见笑，拿不出手。我像挨了一闷棍，“代沟”竟然深得这么厉害么？此后，他们当然知道我的眼光重点放在中青年身上，前“疑”也就消失了。

陈小川给我的，好像叫《雏飞集》，在当时所见到的中青年杂文集中算是很好的一本，被选上的文章也较多。在1976—1982年这一大卷全国杂文选中，青年作者的文章选录最多的两三个人，陈小川是其中之一。因此，我鼓吹了近一年的陈小川。

这本《弄潮集》，有它很大的长处，作者能事事关心，热心高呼改革，热心破除陈腐的旧观念，等等。文章的主题、用意，原则上我认为都是好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内容上的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，值得青年们一读的。在内容上我不能同意的个别地方，这里就不能讨论了。但我对这本书也有一些不够满意的地方。例如，有的文章，显得有点散漫，不够精练。其次，在写作方法上，作为文学性的杂文的特点还不够突出。再次，有的文章似乎遵照报刊栏目字数规定的框子，稍觉长了一些。其实，应该是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自三四百字至一千余字均可，不必拘泥于一定的长度。

小川同志努力写作，思如泉涌，我祝愿他继续发扬这种精神，努力更多地写作杂文和杂感、短评等。写作方法则要多样化一些，力图打破目前表现形式有点单一化的缺点。我的意见不外三点：一是选择题目希望能更认真一些；二是表现形式更多样化一些；三是文字要更精练一些。

小川同志有思想，有见解，用功读书，勤于写作，又值盛年，前途是无量的——当然，这要同时注意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才行。

杂文也好，短评也好，都千万要紧紧记住并且实践鲁迅留给我们的教诲——“挤出来的是奶”啊！

目 录

序言.....	(1)
该有“弄潮精神”	(1)
各领风骚没几年.....	(6)
看到金牌后的闲话.....	(10)
“蛇口观念”的启示.....	(13)
吃螃蟹与用螃蟹吓鬼.....	(16)
草鞋和“彩电”之间.....	(19)
脱掉“长衫”	(22)
论谦虚.....	(25)
好马与烈马.....	(29)
“艰苦奋斗”析.....	(33)
从“官不畏死”想到退路.....	(39)
还是以“抓住老鼠”为标准.....	(42)
中国古典时间观的终结.....	(45)

送别方式改革论·····	(49)
论“自由”·····	(53)
科学的“宽容”·····	(56)
变变面孔·····	(62)
提倡“诤辩”精神·····	(66)
国庆谈“比”·····	(69)
“挂起来”析·····	(74)
从未庄想到小丁宝·····	(77)
少一点闲言碎语·····	(80)
爆竹、元宵成新闻·····	(83)
书法腾飞赖后生·····	(86)
“食欲不振”之类·····	(89)
“塞翁失马”与“交学费”·····	(92)
“书橱式”人才观可以废止·····	(98)
法盲该扫·····	(103)
治治“小报告”·····	(106)
花架子要不得·····	(110)
不做祝英台·····	(113)
将在外·····	(116)
“议论压”·····	(120)
喇叭裤、“放走”与“中国早就有”·····	(124)
假如“生子不如孙仲谋”·····	(128)
话说“国民性”·····	(132)
幸福坛与握手村·····	(136)

抛弃野蛮的表达方式	(139)
流言四部曲	(142)
有缺点的战士和无缺点的苍蝇	(145)
论“格”	(148)
谈“杂”	(152)
女强者与贤妻良母	(157)
想到“诗版”	(161)

该有“弄潮精神”

浙江钱塘江的秋潮是举世闻名的，每年总有不少中外游客花了旅费，专门赶来看八月十八日的大潮。每年的这一天，夹岸数里，人潮与江潮共相争涌，蔚为壮观。

海潮初起时，无际的天边闪现出一条白带横贯江面，隆隆的声响犹如沉雷在滚动，由低到高，由远而近。江水宛如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线，展翅飞来。潮头临近，沧海横流，江水猛涨；万顷波涛，骇水迸集。顷刻，一线白带变成了一道三、四米高的水墙；隐约的雷声已成震天劈雷，倾涛泻浪，喷珠吐玉，咆哮奔腾来到人们面前。势如万马奔腾，摧山坼岸；声如千军呐喊，金鼓齐鸣；力如雷霆万钧，一往无前。直至海塘掀起高达九米的潮峰，激起更大的回响之

后，潮水又坦然飞逝而去。真是“潮来溅雪欲浮天，潮去奔雷又寂然”。如今观潮，只不过是站在鱼翰塘上看看而已，所见也只有潮水。而从前则不然，每年八月十八大潮来时，总有渔人舟子偏向滚滚的潮头扑去，与惊涛搏斗一番，以博取岸上观潮者的齐声喝彩。这种“弄潮儿”的本领一般是很高的，宋人潘阆有句云：“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。”当然也有不少弄潮儿功夫不到家，成了“千古人物”。

那时杭州的地方官鉴于年年有人因弄潮丧生，出于爱护而着力禁止。大约一〇六七年，杭州有一位郡守蔡襄亲自写了《戒弄潮文》，沿海张贴，文曰：

斗牛之分，吴越之中，惟江涛之最雄，乘秋风而益怒。乃其习俗，于此观游。厥有善泅之徒，竟作弄潮之嬉。以父母所生之遗体，投鱼龙不测之深渊；自谓矜夸，时或沉溺！精魂永沦于泉下，妻孥望哭于水滨！生焉有涯，盍终于天命？死而不吊，垂弃于人伦！惟予不忍之心，伸尔无穷之戒。所有今年观潮，并依常例。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，必予惩罚！

这位郡守可谓语重心长。据说，从那时起很少有人弄潮触险了。

但是我想，中国人并非生来就胆小，而是一代一代的郡守类人物出来，有出自好心，有出自善举，劝人不要弄险。甚至还有手中握权的，看人弄了险而未丧生，还得“必予惩罚，”所以人就愈发胆小，不敢近险。渐渐地，走稳妥之路的小农思想占了上风，以至于成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。世人以“平生不曾弄险”相夸耀。这种社会心理，于一个民族的更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。我以为郡守的心是善良的，恐怕百姓以躯体去喂鱼，“怕妻孥望哭于水滨。”但是《戒弄潮文》确是多此一举。因为敢于碰一碰风险，一般来说并无坏处，外国人至今也还在冲浪、划水，而且许多带有危险性的运动后来也都传入中国，如跳水、跳伞、登山等，都得到发展。而且许多带风险性的活动还在层出不穷，若都同郡守一样，怕文件禁令不知要发多少。

“不敢近险”的社会心理，于我们今天面向世界是不利的，特别是青年人，将要跨世纪，将要走向世界，连一点儿风险都担不得，连担风险的勇气

都没有，谈何在竞争中取胜？“平生不曾弄险”成为一种荣耀，是与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。头一年若种了麦子，第二年绝不点豆，免得担风险。这必然是难于接受一切新事物，都以为弄险。我们的祖宗就有连修铁路都认为是弄险的先例。一八二五年，英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铁路。五十一年后，英国商人在上海吴淞间建造了铁路，后来因清朝统治者的激烈反对，清廷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把铁路买回来，而买回来的目的却是拆掉。一八八〇年十一月，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，李鸿章也支持，主张再修铁路。然而守旧派坚决反对，认为火车通行，会“贻害民间”造成与车马“拥挤磕碰”，“伤人伤物，易起争端”。看，摒弃现代文明的理由，竟是“伤人伤物”等等，让人有点哭笑不得。照此理由，自然还是牛车稳妥。而新事物，常常伴随着几分风险，这种“不敢弄险”的心理，恐怕也就很容易搞成“不要弄新事物”了。

只要不违背法律，有科学作前提，提倡一点冒险精神该是有益的。象南极勇士那样去探奇，象登山队员那样去登顶。而弄文字的，搞研究

的，有一点“挨近地狱的精神”，搞经济的冒一点失败风险，都无不可。共产党人当年闹革命，杀头风险是人人都有，绝不亚于弄钱塘潮。许多生活条件很好的青年革命者，家里人免不了劝他们“不要弄潮。”他们才真是“手把红旗旗不湿”呢。我以为青年该有一点儿“弄潮精神”，为了事业去冒一点风险。而那种“足将进而趑趄，口将言而嗫嚅”的形象，不该是今天的中国青年。



各领风骚没几年

祖师爷这一称谓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的诞生是悠悠乎远矣的事了。许多同行当都尊奉着自己的祖师爷，如建筑业尊鲁班为祖师爷，认为锯、墨斗等都是他发明的。纺织业该叫祖师奶奶了，是黄道婆。梨园弟子们也有自己的祖师爷——唐明皇，梨园界里骂那些学艺不会，冥顽不可教的人有一句最难听的话：“祖师爷没给你这口饭吃！”据说理发业的祖师爷是吕洞宾；火腿业祖师是宗泽；酿酒业祖师是杜康；豆腐业祖师是乐毅；造纸业祖师是蔡伦；评话祖师是柳敬亭；占卜业祖师是鬼谷子；星相业祖师是柳庄；风水业祖师是刘伯温……，各行各业的人们对自己本系统的主管祖师爷，一般也是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的。用一个比较现代的名词，就是崇拜权

威。

到了清朝出了个诗人名赵翼，他的诗道：

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此公是够狂的，居然敢说李杜文章“不新鲜了”。依我看，赵翼在当时的诗界算得上一个“思想解放”派人物了，他的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论，真是一个突破。

然而，“江山代有祖师出”的局面，并未因此而改变。以后许多新学科出现了，有些新学科传入中国，不少科学家成为本领域的佼佼者，于是权威越来越多，拜在门下的人也与日俱增。我之担忧，并不是权威的多起来，当然更反对在“学术权威”前面加上“反动”二字。但是，这些权威“各领风骚”的年头越来越长，而且有终身制的趋势，却不是不值得担忧的。一位权威，在欧风东渐的二、三十年代创造了某项成就，当时蔚为壮观，光彩照人，万人仰慕。到五十年代他还是权威，七十年代还执牛耳，到了八十年代，同仁、后生发明了什么，还得拿到他面前去认可，这就不是什么值得乐观的事了。某权威二十年代创造了成就，是国人幸事。到八十年代，他的权威